V
K711.82
L961

冊: 14

誠者物之　一節　陳憲沖

物不離誠君子所以先物而盡其功也夫物皆誠之所為抑有君子誠之而物乃得有其物也誠之真不可已哉且夫誠之不甚係乎人則亦可無重乎其誠也事之或藉誠而全或不藉誠而全則亦可無甚重乎其誠也若係之匪一端不得以不甚係而輕之抑藉之者至急又不當以或藉或不藉而忽之勉而合焉存乎人爾如誠為自成而吾因以思夫誠者誠之指在通復而已誠之復也而有物之終誠之通也而有物之始以是誠與物也誠無有不通不復之時而物無不復而終不通而始之理亦在動靜而已靜而誠無則為物之終動而誠有則為物之始

會全理而以幽折取之

講首句精切不支

以是誠之於物也誠或有靜而還無動而生有之理而物無不因靜而趨於終不因動而向於始之事（直下人分出人物界限）不誠則人之心真以失矣真失則妄雜故雖我之不誠不足碍乎物之誠然物為誠所有之物必不能為不誠所有之物且人之心實以離矣實離則虛至此能誠者可著誠于物〻不誠者不足留誠于一物究也一物無其物而物〻皆無其物（明通）所以自成之君子知誠為天之道也（下兼自成自道有胆識）天物〻而予之以無私則誠之謂矣顧一物之私少萬物之私多天能物〻予之以無私不能物〻而予以私至去私之力故誠之也所謂去私而不敢下同于物也不敢下同于物而人先天下之物以為功斯蓋其屬〻焉耳所以自道之君子知誠之為（責重君子以此）（全理畢攝）

人之道也人事〻而出之無偽則誠之至矣然一事之偽易撤衆事之偽難撤故人欲事〻出之無偽不得一事而有偽至復亂之心此誠之也所謂撤偽而不欲自賤其身也不欲自賤其身而後能摠天地之身以為用斯蓋其孜〻焉耳成己成物斯又非由誠而見而謂物可離誠也哉

因首節上句兼物下句指人故朱子謂不誠句已說自道邊言責重在人耳即須有人不他始得之意非分此下屬道也此只一線直下在物為誠在人須誠之而自道即在此不誠提出人心正與首節誠以心言相焰是細心理會文字不同近來抄攬大全套子

誠者物　陳

性之德也　三句　唐德亮

中庸原所性之合而誠無不宜也夫仁知一性也而性無內外矣何所不宜哉在是微誠道之全也且誠之自成原合己物而為言者也而施之己物兩無當者無亦自成自道者未盡而所合者之先離耳苟誠之者有盡性之功而自成之道暢然于其間矣吾于成己成物而推之仁知或者疑之仁以己而名知以物而名而己與物分之則以己成己以物成物應格之不相通而成則俱成也曷故因成己而見為仁因成物而見為知而仁與知分之則欲以己成物欲使物受成在己應圖之其難化而成則兼成也曷故是未知仁知之德為何德仁知之道為何道

也仁取之己而知亦非取之物仁與知性之所固有也無離物為己之性即無離知為仁之德雖欲外知於仁而謂有無體之用不能雖欲內仁而外知而謂有無用之體不能也仁知賅存之道然也仁能及物而知亦非強附於己仁與知性之所同具也無舍己成物之性自無舍仁成知之德不必合仁于知而謂無私者即知可不必合知于仁而謂有覺者即仁亦可也仁知渾全之道然也有賅存之道而獨無賅存之己物乎哉豈處己一道而處物又一道乎哉有渾全之道而獨無渾全之己物乎哉豈成己一時而成物又一時乎哉有內有外者己物之形無內無外者己物之性故措之己而仁措之物而知要惟是誠通而誠復

（上二句不分最妙）（知流璃拼瀉水無影）

者也誠外寧復有仁〻外寧復有知仁知外寧復有己物岐之有勉強之勞合之即從容之中也此非自成己之故也無外非內者性之德合內合外者率性之道故仁措之己而宜知措之物而宜要惟是誠明而明誠者也何物非己何己物非仁知之成何仁知之成非誠未盡性者觸處而皆碍盡性者隨境而皆通也此非自成己所以成物之故也夫亦愈知自成矣夫亦愈知自道矣夫亦愈知誠之為貴矣

（繳足故字）（五字）（不確）（只完首二句）

人見其奔注末句却不知其迸繳首二句文情縱蕩都在三也字一故字得其神理○呼喝焰應文法此君始盛然尚取古文筆力中題要害故淺法而能奇空套而能雅不似近時不着緊要亂呼亂喝如

乞兒叫街妄冀一遇普天下作一樣寒賤聲氣也

性之　唐

性之德也　三句　吳珂鳴

原德於性而道之兼成者無異量矣夫本於性者為德見乎己與物者為道使外內有異道將仁知有殊性乎中庸首言道而推原于性則可知道與性無異體也然自性教分而君子務盡乎誠之〻事則道已不辭各著之能矣惟由其各著者而返觀天命以全乎自成之量遂以全乎自道之功爾己與物統一成也顧自成己言之為仁自成物言之為知是遵何德哉當其未有己先有仁未有物先有知至理無名此事不得不授權于皇降蓋一氣未分即物我之形不立固自同涵于澹漠之初者也抑已成而仁于何附物成而知于何歸施受既忘此理不得不

（仁知同歸一性）

歸功于陰隲蓋流行各正而物我之氣自親固有偕還于無妄之天者

（轉折蕩漾使三箇也字氣脉貫注）

也是德也性之德也而得謂仁之功耑在己知之功耑在物乎是仁之

（次句不易）

性見己而不見物知之性見物而不見己也誠者無是性也而且謂仁

（起亦頭二滾且出最得也字急脉）

以成己者一道知以成物者又一道乎是仁之道守于內而遺外知之

（今內）

道及于外而遺內也誠者抑無是道也蓋道無外從乎物而外之而物

（外說得精細不是渾沌語）

在己之外不在性之外道亦無內從乎己而內之而有先于物之己無

先于性之己此際何殊區域哉治私而嗜慾不間有情之憾辨理而保

（末句之氣自足不作挑弄法字陋調）

合不貽性命之憂道固有分之而無不合者誠之渾淪而皆備者然也

道無外非內一物未成未見其忍于物而何以不忍于己道無內非外

于己求成甚畏其淆于己而即以不淆于物此際何有殊施哉性全而

有盡人盡物之能德成而有見知見仁之日道固有合之而統乎分者

誠之散殊而各足者然也體立而用自神本該而末共貫舉而措之與

時咸宜職是故也

三也字連下氣急殺人逐句挨排剔弄欲急反緩只將仁知內外體

用一源處親切言之不事肖題而題肖極矣○三也字上兩也字更

急末句較緩若性與道交際處一用分疏上兩也字便骨懈筋弛此

作得法在中幅一滾直下

性之德　吳

故至誠無　全　岳宏譽

配至誠於天地、唯其誠而已、蓋至誠之無息、與天地之不貳、皆誠為之也、究觀于詩、不可識配天地之原乎哉、中庸明誠為天道而先之贊化繼之如神、亦幾幾乎以天地擬之矣、然不遡其功用之盛、以究其體備之能、則至誠之為天地不著、故復推極言之、曰、吾觀至誠、不既無息矣哉、無妄者天之命、而至誠得之、以為醇固之心、流行者天之化、而至誠永之、以為貞恒之理、誠若是乎無息也、則不息矣、不息則久矣、唯其不息而久也、理存于中、則業著于外、徵而為悠遠、徵而為博厚、徵而為高明、德盛化神、實具綿邈充周之量、此欲閟之而無容閟者也、惟其博厚

會全奇以為言極其醇確

中外體用分開明白而五節融運入化

高明悠久也用周于此則體同于彼觀于載物而配地者誰見之觀于覆物而配天者誰動之觀于成物而無疆者誰為之功全治冥已絕擬議思維之跡此欲測之而莫測者也無他唯其誠焉故也然則至誠之道即天地之道而已矣言至誠可也即言天地亦無不可也何則為物不貳者誠為之而生物不測者亦誠生之也試舉至誠之博厚高明悠久者以言天地而剛柔翕闢統備資始之性情道之所以極其盛也試舉至誠之載物覆物成物者以言天地而高深流峙悉為無妄之變蕃生之所以無有遺也天地若此而至誠可知矣然言至誠而兼言天地者天地固先至誠以成能乃言至誠而不必兼言天地者至誠實統天地以合撰試誦周詩言天耳不兼言天地也亦言文耳義不繫乎至誠也然曷為以不已予天以純予文也蓋純亦不已也審乎此而知文之所以為文即天之所以為天則知至誠之所以為至誠即天地之所以為天地純也不已也無息也不貳也統而言之曰誠而已矣此天道也

此章分明兩大股一總結又是一頭一過文一尾自相照應文字前六節說至誠後三節說天地末節收合此兩股一結也以至誠無息為頭不貳不測作過文純亦不已煞尾此三節焰應也其大旨只至誠無息與天地同然天地之無息可見而誠難見故第七節專指出不貳不貳者誠也聖人之誠可見而無息難見故末節專指出不已

不已者無息也如此看便見此文關捩結果自然之妙

故至　岳

故至誠無　六節　張嘉琛

極言至誠之量始終一久而已夫至誠不容以不久也始於無息而久之體立矣終於無為而久之用神矣其斯與天地同量也乎今夫天人殊途而一致誠明異道而同功則自茲以往皆有自然之符焉然必內之有無間之守則積而能流外之有永貞之施則大而能化其終始于誠者亦終始于久而已矣蓋觀於成己成物之故而知至誠之道以久為存者也使其有常有暫則或息而無以為久即知不息之誠以久為驗者也使其時絕時續則不久而無以為徵矣至于徵則緩其久者以為悠而帝王之大業干禩如新推其久者以為遠而殷教之覃敷四海

（立柱）（久）（字兼內外故包括得全題下語亦精寔通篇骨髓在此）（故字不忽）（內）（外）（頓挫如題不脫久字）

可訖其基固則其發無方而上蟠下際惇大之積久而愈充其蓄深則其光雖掩而禮樂文章昭朗之觀久而增上由是就其反物者言之而盡地之覆盡天之載必運於久而始成蓋所以用形用氣者一本于神明而後至誠與天地為用由是就其配極者言之而載者象地覆者象天必要之久而始合蓋所以分陰分陽者一統于太極而後至誠與天地為體夫如是則其煥然而章者誠之久而自章而無藉於見蕃然而變者誠之久而自變而并無藉于動究之章者日章而不失闇然之居變者日變而不覩屢遷之迹則無為焉已矣而至誠之功於是乎成矣始所云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者乎使非久以始之則來往有憧憧之思而至德反搖于雜感使非久以終之則小成多赫赫之譽而王道每奪于驩虞故至誠之無息是終始一誠也即終始一久也

又練二比文之寔處方足

扼久字不放

四五節還他平對

又頓挫安置六節

仍以久字串下

來往有力

大狀久字與鍊有骨力

提出久字作柱雖非真源然久字原兼內外說統攝得盡却是無息不已關要處做來精湛若非此說不可者惟見處真故橫豎俱得否則扶墻靠壁却無是處○一氣奔注中枝分節解虛寔相生股法緊密甚得先民遺則

故至　張

博厚所以　三句　張永祺

觀及物之功至誠之為用者全也蓋誠驗于外而物咸受之博厚高明悠久非其用之自然者乎今夫語至誠者徒深求其性命之微而不及于功化之全得無疑至誠為空虛無用而物亦何事而蒙其利也哉不知其真一而無私者至誠盡己之性也其流行而無間者至誠盡人物之性也而博厚高明悠久始可得而言矣以言乎博厚是誠之所積也而非僅自為積也夫天下之物有遠近亦有異同各紛紜于其中而不能承之如一體焉是必有所遺而不及者如是乎至誠之博厚也舍弘之量既令之得所依歸而浸潤之澤復有以遼如其分頒舉斯世而奠

從至誠說到用老雍

頓出物字

道得闊闊而寔

頓出載字

博

厚等字字的確又字字是所以置載成

麗之而物有不為其載者哉每見世之欲載物而物不得載者夫其所以載也而至誠之所以載物即本之博厚而有餘而博厚可思矣以言乎高明是誠之所發也而非僅自為發也夫天下之物有貴賤亦有賢愚共爭勝于其下而不能視之如一心焉是必有所偏而不覺者如是乎至誠之高明也首出之極既彼此無以亢其形照臨之觀亦誠偽無以遁其隱舉宇內而帡幪之而物有不為其所覆者哉每見世之欲覆物而物不得覆者失其所以覆也而至誠之所以覆物即本之高明而有餘而高明可思矣以言乎悠久是誠之所永也而非僅自為永也夫天下之物有盛衰亦有變化未嘗不待生全于其間而不能垂之于無窮焉是必有所勉強而不相通者如是乎至誠之悠久也貞固之心足于內既足以涵天下之化原淪浹之用司于外遂足以貫萬物之終始盡斯世而甄陶之而物有不為其常載常覆以至于成者哉每見世之欲成物而物不得成者失其所以成也而至誠之所以成物即本之悠久而有餘而悠久可思矣

（以只此一樣）

（說內說悠從外看無不精細）

（成即在覆載中是）

調弄所以文法今日乳臭兒皆能之如此切實堅樸雖老作家猶當歎手○天地字樣未露雖于鑿出但就至誠及物發揮而確是與天地同用理精則自然如是

博厚　張

博厚所以　三句　厲士貞

觀至誠於物而得其所以之用焉夫物非至誠則載之覆之成之者無以矣觀博厚及悠久不可知其用乎今夫曠然者俯仰之中而芸然者高深之類吾何以驗其徵哉庶幾于物遇之天下之莫可紀者物類之數而天下之無可遁者物類之理向非以物理而統物數亦何能使天下之物綏成允奠乎吾言博厚高明悠久不具論曷觀之于物可焉至誠之待物者撫而臨之不言恩但曰我有載物之責也我有覆物之責也我有成物之責也而其為覆為載為成者則已忘之矣即物之望于至誠者遊而處之不言報但曰聖人之能載我也聖人之能覆我也聖

所以二字如劒仙弄丸空中變化

人之能成我也而其為覆為載為成者亦相與忘之矣乾知有所以者在乎何以知至誠之所以哉于其載物者徵之物而載焉則物有其長物有其養矣而我載其物焉則我有以長物我有以養物矣夫長之養之者則至誠而所以長之養之者則誠之博厚惟博則其恩無方惟博且厚則其澤靡竭而何有于長養乎故知博厚者所以載物也于其覆物者徵之物而覆焉則物受其照物受其臨矣而我覆其物焉則我有以照物我有以臨物矣夫照之臨之者則至誠而所以照之臨之者則誠之高明惟高則其量莫大惟高且明則其光勿窮而何有于照臨乎故知高明者所以覆物也更于其成物者徵之物而成焉則物得覆載于始物得覆載于終矣而我成其物焉則始而覆載者我始之終而覆載者我終之矣夫始之終之者則至誠而所以始所以終者則誠之悠久惟悠則其福澤者何其長惟悠且久則其綿亘者何其遠而奚難于終始乎故知悠久者所以成物也是以冒覆載之量者而不知其量之何以寬受生成之恩者而不知其恩之何以豎物之戴其博厚仰其高明懷其悠久者既有長享之功而我之乎以博厚耀以高明垂以悠久者仍多不匱之勢則皆其所以者為之也句非實有是焉亦何以見其理之裕而用之能與上下同流哉

題本雞邃而我亦以雞邃取之便坐受困縛注眼在所以二字得其

三昧則遊戲自在無非神通矣

博厚　厲

如此者不　節　張愈大

化以無心運。總一誠之所為也。夫章變成治之徵於物者也。而至誠以無心運之。此其所以全乎天地耳。今以至誠而同天地。此從徵後見者也。不知至誠有徵之而仍若未嘗徵者之同乎天地。有未嘗徵之而自然徵者之同乎天地。夫物以相物不互為功也。使同乎造物者而亦物物而造之。不幾與物等乎。人安所云配天地。如此配天地之無疆如此也。今至誠而業已如此矣。吾又何以窺至誠哉。德優于其業。則業積于德而業日新。初無以我治物之勞。性餘于所受。則羣洽于性而性自周。并無以物從我之跡。雖然。天下有相類則相因。相因則相致者。見與章

此節兼體用而言洗刷名雋

即上文帶出如此字便捷

類也動與變類也為與成相因則成亦與為相致也夫必見之而章動之而變為之而成以云治效治效亦恒有之然術流于雜伯治止于小康終非淳悶之上理若天不見矣以語於章則難不動矣以語于變人難無為矣以語于成人難高談冥素冥素非不貴焉然始則原于道德繼必入于刑名亦非神聖之功化吾聞之賁若草木蓋言章也如此而配地即如此而配地之章章者在物不見者在至誠唯至誠之章則然吾聞之乾道各正蓋言變也如此而配天即如此而配天之變變者在物不動者在至誠唯至誠之變則然吾聞之久道而化蓋言成也如此而無疆即如此而配無疆之成成者在物無為者在至誠惟至誠之成則然天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憂之憂之而卒與冥之若天地謝其事于至誠至誠還其事于天地參贊者不在功能之間也天地有有美而不言所利聖人利之利之而相與忘之若天地以日開闢者頓至誠至誠以未開闢者存天地今同者并不在效法之迹也吾因是而迨觀天地吾因是而究論至誠矣

此是形容所以覆載成之極處無絲毫不似天地耳非于覆載成外別有奇事也不見不動無為翻駁盡致而章變成三字又踏實地理題中生龍活虎也

如此　張

天地之道　久也　張瑞鐵

道盡於誠、天地得之而亦極其盛焉、夫猶是道也、至誠得之為博厚高明悠久者、天地何獨不然、觀天地之盛、令我益思至誠耳、且夫人俯仰而見天地、不見天地之道也、孰知一道也、在造物之所得一一如其在人、吾是以日思至誠之盛、而若有天地在其目前、亦日見天地之盛、而若有至誠在其意中也、夫天地之不貳不測、可以一言盡者、政不必以一言盡也、吾之于至誠也、亦既勞其心思于上下先後之間而莫得其所形、乃于天地則又有無勞我思者、取思至誠者思之而無不肖也、吾之于至誠也、亦既竭其擬議于崇卑今古之內而莫得其所止、乃于天

○出○口○便○軒○轅○

○紫○對○芝○四○節○作○焰○

○輕○語○自○令○他○人○必○呼○天○地

之道四字○直○是○胡○亂○

壬辰

地之道則又有不費我言者取言至誠者言之而無不符也人莫不以見于天地者為博然可見者必不若其莫可見人莫不以積于天地者為厚然有積者終不若其無可積以道徵之而知其博也厚也人莫不以瞻于天地者為高然未至其域烏知所瞻者之遂以云高人莫不以照于天地者為明然未親其本烏知照我者之遂足云明以道徵之而知其高也明也人見推行何徐何疾以為天地之悠則爾然吾非天地烏知其終必爾人見氣化何終何始謂天地之久則然然吾未見古今之天地烏知其終必然以道徵之而知其悠也久也數者在至誠若次第出之天地則一時而可以齊觀卒之天地原無勝聖人之心升覓不變增損不知與至誠渾然于太虛而已數者在至誠或分別為功天地則目擊而固不道存卒之天地并無合聖人之意代謝不易濟行不言與至誠純然于無間而已所以為不貳也即所以為不測也

此節是第四節對子註中誠一不貳是承上節說本節即各極其盛四字耳作不貳看不得功用在下節又作及物處看不得人取至誠空空點逗若無意理于無意理中寫出至精意理此有絕塵之能

天地　張

詩云維天　節　顧大申

終証天人之合而人亦至天也夫德至于純則人亦不已矣于詩而得天人之合則人之幾于天者可知也嘗謂生人之初上帝所奉而出之者也氣不能以久屬析而分之存乎形理不容以終睽冥而同之存乎學學繼善而有功形後天而作對我反覆天人之故蓋知無息所自來也說在詩之頌文王矣天與人不同量而同體故不貳無異誠也若是我且為之竟言不貳矣竟言不貳而何以復言不已也則其命然也生成代謝處逆而有勞神消息盈虛守靜而乘動勢天惟自命其所以為天即不得稍暇其乾健之體我蓋進言不貳而求天之所以為天則詩

說出精微

無息自得

命德二字乃

見真詮

為三字看出天亦有當然之理妙甚

壬辰

（蓋回二字活省）之所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是也人與天不同位而同功故無息不異不貳也若是我且為之竟言無息矣竟言無息而何以復言純也則其德然也陰陽倚毗弱志蕩于中遷少壯盛衰遂情阻于遠道文惟自命其所以為文即不得稍疎其自強之功我蓋進言無息而求文之所以為文則詩之所云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者是也（翻揭出字透）寧若茲是天與聖人同一責也然終古無虧救之天而有虧救之人則天之力大于人也欲副不容已之命不得不盡其不容已之功蓋至久暫勿渝寒暑自進于資化而人與天可以釋形而相見矣使不釋形而相見其不自寬于不已者何如矣（反此筆妙繫得亦字有力）寧若茲是聖人法天其責獨也然終古不忍棄天之人即繼天之人則人之情尊于天也以其分者日起而別精粗以其事者居中而微治忽蓋至通復互治則友變自調于天德而人與天可以去名而齊質矣使不去名而齊質其不自絕于不已者何如矣而至誠亦天矣即不言配天可也

通章止完至誠無息四字天地之無息可見而誠難見故指出不貳不貳即誠也至誠之誠可信而無息難信故結出不已不已即無息也於此瞭然兩所以為一亦字得之指顧之間

詩云維　顧

詩云維天　節　江南齡

天人不外于一誠、釋詩言而益徵其合己、夫一誠也、天得之而不已、文得之而純、知文之所以合天者、不可知無息之合天者乎、且人自成命以來、皆人事也、而由所得于天者而思之、則皆天事也、人惟不能自見其天、因以致疑于天、則雖反覆與言至誠之為天、而人或終不信也、抑知詩已先我而言之矣、詩言文王也、而先言天、明非天不足以見文王也、故言天必言其命、言天之命必言其不已、一似於穆中亦有所自恃者、以與人世相質不徒尊自然之名矣、詩言天也、而即言文王、明非文不足以承天也、故言文必言其德、言文之德必言其純、一似不顯中獨

○雋○旨○妙○有○遠○神○

○丙○所○以○為○一○

○亦○字○俱○在○空○際○騰○躍○

有所自信者以與天心相見不必存讓善之迹矣詩言天吾亦言天詩言文吾亦言文然人敢于言文而不敢言天者以文可學而至天不可學而至也詩言天吾知其不止于言天詩言文吾知其不止于言文然人因疑于天而并以疑文者以文之為文可見而天之為天不可見也則曷不取詩之言純者思之曷不取詩之言不已者思之天運之與人事自其流行而觀之亦各有不相謀之處而有不能不謀者天亦不得辭人而獨居其至矣故天之不已天之純也文之純即文之不已也共為一理而不以相假人第患其不如文耳不患其不如天也誠援羨不出亦字不作互對正見中庸指示大意從純中看以嬰其心式臨不以致其慮安知曰明曰旦者不在吾將衍中乎安行之與勉強自其始事而求之亦似有雖相齊之數而有不能不齊者文亦不得援天而獨擅其全矣故天之不已非慕文之純文之純非慕天之不已各為其事而實以相成人第患不能自如其德耳不患其不如文也誠小心戒其戲渝光明有其緝熙安知為升為恒者不在吾彌性間乎純亦不已夫固可即詩言而悟至誠耳然則善言今者必有徵於古而詩之言文已如此善言天者必有驗于人而文之合天已如此人可不學至誠也哉

至誠無息與天地合一處上九節已反覆道盡末引文王做箇模樣耳文得中庸引人意○此題最多挑剔虛字閑文惟此能舉而空之

詩云維　注

純亦不已

唐德亮

即純之所至可無疑于至誠矣夫不已為天而純亦不已然則言文王之純也即言至誠之無息也矣且夫有天之所為有人之所為二者相積而相遠于是在人之天去而孤存在天之天而天不能一矣夫不深觀其理而謂聖人強合乎天不實究其功而謂聖人自合乎天豈知聖人者哉

（臆然奇爽）

于文王有較然者維天為文王咏也為文王咏者宜止言文王之德之純曷為言天命之不已言天命則文德在其中也人尊文王于天而咏也尊文王于天而咏者宜直言文王之德之不已曷為言文王之德之純言文德之純而天命之不已亦在其中也合文王于天而曰

（反面求亦字）

（正面亦字躍治）

（撲亦字細甚）

文王即天明〻是文王明〻是天而何以比而合之此形之難為同者也惟實而徵其理則心不雜而與至一者俱與至一者俱無物焉得而間之而亦如其流行而無間此理之難為異者也理之不異者反不必為比合之詞而兩存之終有以見其相合有如是耳合純于不已而曰純即不已明〻是文王之所以為文明〻是天之所以為天而何以渾而一之此理之不可見者也雖并略其理而論其功則心不移而與至貞者處與至貞者處無物焉得而遏之而亦如其變化而不窮此功之有可信者也功之可信者反不必為渾一之語而兩形之終有以見其相一有如是耳夫而後可得文王與天合之旨矣天能勝文王之不已不能勝文王之純天不能禁文王之不純即不能禁文王之不已則為文王者亦自盡文王之所以為文何必屑〻焉天之所以為天而已無異于天夫而後可得至誠與文王合一之旨矣詩言純猶我言不貳而我以不貳歸之天詩言不已猶我言無息而我以無息歸之至誠則為至誠者亦自盡至誠之所以為至誠何必屑〻焉文王之所以為文而文王之與天為一者已無異至誠之與天為一矣

（滿空天花）

他手取亦字只在合處此文取亦字却在分處合處只得籠統愈分則愈見精細矣

純亦不已

雷湛

究言純之所至可得至誠之無息矣夫純即誠不已即不息析天人而分言之未始不可即人而尊言之也且論理于天人之際而謹別其端將以各著其勝也乃各著而天之所具未嘗或遠于人人之所為即皆可致于天是故觀于天而人可知也觀于一人而天人之有合于天舉可知也詩言天而言命之不已言文而言德之純豈無謂哉命之體即為德而體不可以意窺故以流行者示之則其言不已也即純之貞于斯者而已德之化即為命而化不可以數量故以醇備者求之則其言純也即不已之寧于極者而已自吾繹之蓋純則亦不已也天無為而

純亦　唐

人有為惟有為故動靜得以岐之苟其純而有為之功絕矣心不自靜依理以為靜心不自動循理以為動是即天之所為終始而無端也而謂難齊綿渺之致歟天無欲而人有欲惟有欲故順逆得以間之苟其純而有欲之私泯矣順不在己則安于所遇逆不在物則恒于所懷是即天之所為久暫而勿易也而謂難協堅貞之運歟然則詩言天而言天非言天也天之不已何俟深求而惟慮處天而下者或有所已以自睽于天則知學為天者但當學為文也天之引文者以不已而純亦自能不已若不必過羨乎天者以言乎純則備耳吾言文而言文非言文也即文之純亦奚煩屢述而惟慮后文而生者或多不純以自遜于文則知能為文者即已能為天也文之嗣天者以純而不已亦不外此純若不必更羨乎文者以言乎不已則均爾純與不已其言異其所以言則同天之可為人也人之可為天也至誠無息觀于茲益信

（不已即在純內別無兩層說理精當）（朝跌得醒）（亦字妙）（轉）

亦字在純字外拈弄盡是閑話套頭耳惟此實從純字中做出亦字來故的當但拈亦字虛文則天文合一處都是平對互形重頓純字轉合不已方知只說至誠無息也

純亦　雷

洋〻乎發　節　　吳珂鳴

即大以觀道、而道大於無外矣、夫自萬物以至于天、斯大之無外者也、而所以發育而峻極者、惟聖人之道、洋〻乎其大為無窮矣、且言道而必極之于兩間、予求道者以必至之功也、然靜觀乎自然之體、而有以見此理之無不在焉、數推乎蕃變、而所以為蕃變者、已非數之所能推、量盡于空虛、而所以為空虛者、即非量之所能盡、其昭然示人以可見者、正其茫乎示人以不可見也、今言聖道之大、豈非合內外大小而無不見其大之謂大哉、然有聖人之所得為者焉、有聖人之所不得為者焉、至聖人之所不得為而無非聖人之所得為道之所以淵涵而靡竟

從下節逆扣轉本題爽甚

也則有聖人之所見功者焉有聖人之所不見功者焉至聖人之所不見功而無非聖人之所見功道之所以瀰綸而莫圉也則吾得先觀其大者則吾得先觀其大而無外者今使道而有形焉而大止于形矣今使道而無形焉而大又歉于形矣自有聖人之道而天下之形皆其形而天下之形皆非其形也今使道而有象焉而大圖于象矣今使道而無象焉而大又屈于象矣自有聖人之道而天下之象皆其象而天下之象皆非其象也洋洋乎吾于萬物見之盈天地者物也則盈天地者道也然執物以為道而又不可物有形而道無形也以無形化天下之形而物得其間新以無形體天下之形而物得其滋長故分萬物而道在焉合萬物而道又無不在焉是萬物即聖人之道而發育萬物者聖人之道之大也吾于萬物之天見之覆萬物者天也則覆萬物者道也然指天以為道而又不可天有象而道無象也以無象虛天下之象而天有其渾淪以無象寔天下之象而天有其充塞故近乎天而道至焉遠乎天而道又無不至焉是萬物之天即聖人之道而發育而峻極于天者聖人之道之大也然則未有聖人而物不終于芒蒙天不終于閟固道自大于聲色不起之先而懸為虛位既有聖人而物不歸于雕落天不歸于冥鴻道日大于菁華既竭之後而散為支流而其小而無內者從可識矣

說得盡

蓋〻飛舞部

皆是寔理

統蓄得洋洋二字出

發育二字透闢

尚待其人節

過優〻節

只虛〻說箇道體如此若說聖人如何去發育峻極便非書理且使第四節亦無地步矣○大字着眼在萬物與天上便與道字沒交涉道字空則聖人亦沒交涉矣全在發育峻極四字寫出道大即無非聖人之大看此文空中實做之妙

洋〻　吳

峻極於天　李适

絜大於天而道隆乎無外矣夫大至天而止矣而峻極之者道也聖道詎易量哉且言道教者重人事而言道原者重天事然人事之至即天事之合也蓋功效於實而體達於虛故揚厲聖道可任舉世之所謂無窮者形其廣運之量焉吾觀發育萬物而且有以進究其所極已夫擬議而欲盡乎其量則必即所極以為言蓋極者盡之〻辭也道固有冒乎無際者見昭格之本事抑擬議而不能遽盡乎其量則亦必即所極以為言蓋極者無盡之辭也道固有引而日升者昭廣被之宏模自物而上皆天也又見為道之峻極云凡戴天而忘天之高者庸愚賢智咸

○簡言洞札

○二意解得儁快

○句

○三精義

無以際乎天之域為其分有以相限也惟聖人之道能生天焉夫為天所生者嘗在天之範圍而天所由生者必不受天之程制於以合高〻而並隆也夫孰得而阻之矣凡學天而囿天之下者聰明才智俱無能窮乎天之蘊為其數有以自絀也惟聖人之道實參天焉夫我有借于天則道嘗處乎下蟠天有借於我則道又嘗處于上際于以瀰昭〻而並運也夫孰得而域之矣蓋造化無獨成之美利輕清既浮以往當亦思得一人焉身其勞而升其績也聖人不敢曠天之工以自逸而詣入所極至為上帝之所不得臣因思法象有何高深而升中郊廢不徒名

此從聖人前說峻極

此從聖人說峻極

峻極妙解

由天倒說聖人妙思

神理氣勢俱酣

山吉士之文夫亦可悟顯微之一致爾乾元有善下之德施雲雷[illegible]而後當亦求獲一助焉與共功而與共名也聖人不欲襲天之福以自庸而推致所極竟為昊天之所畏而友因思玄冥有何秘密而禮樂黑神自參陰陽奇偶之變夫亦可驗觀察之精微爾故天道自理而氣自氣而形〻之大者易見聖道自形而氣自氣而理〻之大者難悉吾論道而必觀之於所極凡以見道之大而無外也如此

二比說理極精得

妙從正蒙來耶

語甚空茫難於詮發但鋪排天字未嘗不是大而無外却浮霸無味獨於峻極二字力闢靈區不是黃泥塘中洗彈子活計結末數言直窺體用往反之原大是不易

峻極于　李

君子尊德　一句　黃樞臣

深道有兼功、君子知所務矣、夫德性問學、非可歧也、尊之道之、君子殆有兼功乎、且凡人在天地間其已具于吾心者不可與之以或詘而未具于吾心者不可與之以或竦則道之在人正待此能有其兼功者耳

德性問學承二節說細密

發育峻極道亦甚大哉然靜觀之皆有理以御氣則法象抑而我崇禮儀威儀道亦繁列哉然體究之皆有一以統萬則名數分而我合故君子于德性則務尊之形質亦等倫矣即殫知力以相勝而度越能幾何也惟私情盡而本量見焉無以掩之則範圍之能以見無以抑之則曲成之體以恢君子靜處一室而精神日升于上者其所尊固別于人耳

要言不枝

尊字堅卑

了然

而其于學問則務道之名理亦燦然矣不從吾心以相取森備終無具也夫惟探索極而塗軌通焉虛懷以受則芻蕘工瞽之不遺博物以致則水火工虞之必悉君子俯仰觀察而浩然有得于懷者其所道固異于人耳蓋偏于內者未免却見聞為無用而不知極微滅博達之功祇以昭吾性量偏于外者未免視本體為虛無而不知無反始達天之實亦何以兼綜羣流惟有其尊之而又有其道之所以為君子

此是下四句總綱空衍則失理侵奪則無法細心體貼不搶理家口頭影響之談故能明白簡盡如此

致廣大而盡精微　余恂

君子凝道之功有先見於致盡者焉夫廣大精微俱道之所固有也能致能盡非君子奚屬哉且大道無所不備而君子以一身任之則其于天人之途必有以兼著其功而各底其至然而未易殫數也于所務全者全之于所務悉者悉之功已肇乎此耳君子之于德性問學也夫何以為尊道哉性原處于獨隆則靜生之初或疑於無容致力因任以存之可矣而莫為之總則性亦將以日卑學既務為可由則黽勉之修或疑于無容奢獲簡要以圖之可矣而莫為之詳則學亦將以日落是故廣大不可不致而精微不可不盡也嗜欲而日強矣吾身自物感以後

（號上句輕翻究合）

遂為形器所易拘豈其始固然乎夫性一也曲學遁為冥空而君子以窒者致之窒而後可以推放也顓愚流為鄙固而君子以虛者致之虛而後可以敦復也去其私于己者而見其至曠又絕其累于物者而見其大通夫何加于吾性哉亦曰吾性中自有之廣大已爾此則尊之之事也而道之之事亦起焉義類而日弘矣此理在俯仰之間每為聰明所不逮豈其力固然乎夫學一也以為蕃變之端每苦于不能盡而君子則極之至賾也以為委末之數每患于不胥盡而君子則極之至渺也罔敢以大心乘之故所求者細罔敢以易心及之故所察者深夫何加于吾學哉亦曰吾學中自有之精微已耳從乎天而言者不受益從乎人而言者不辭寡亦不辭多君子期各有以治之而寔未嘗分也盡即所以為致故器數可以徵玄方名可以悟理形上形下總為見性之文聖與愚同此質而所辨者在偏全我與人同此功而所爭者在詳略君子期各有以迪之而寔未嘗殊也致則必歸于盡故民彝著為疇範天道演為圖書有物有則即此典學之事此君子疑道之功也而不止此也

與極高明句最易無別一着油調彼此移掇得去矣講致廣大字字貼私意說講盡精微字字貼析理說界限分明着意自然刻湛

致廣　余

致廣大而盡精微　陸龍其

君子之凝道也無以蔽之而又有以析之焉蓋廣大之在德性者患有以蔽之而精微之在問學者患無以析之致焉盡焉而道其凝哉且道之在聖人者不待有所存而自無所蔽不待有所辨而自無所淆然非所論于修德凝道者矣不能無所蔽則必充之極其至而吾心本然之量始全不能無所淆則必辨之極其詳而吾心本具之理始出是故君子之尊德性以凝道也則在乎致廣大焉君子知吾心之體合天地萬物以為體本極其廣大也自夫心之有私意也而廣大者始在天地不在吾心在萬物不在吾心始之心與私接而廣大者虧繼之心與私習

借聖人觀出致盡二字

說理如話最是上乘文品

廣大之蔽深一層則致字透一層

而廣大者益虧是豈我德性之本然乎故必有以致之意之役于外而蔽于外者防之必至于無可防意之起于內而蔽于內者嚴之必至于無可嚴蓋君子不能必吾心之廣大者不入于隘狹也而能使吾心之隘狹者復于廣大不能使吾心之驟復于廣大也而能漸而擴之使復于廣大則安在洋洋之在聖人者不可于吾心廣大中見之也哉君子之道問學以疑道也則在乎盡精微焉君子知吾心之理統禮儀威儀以為理本極其精微也自夫心之多所蔽也而精微者始在禮儀不在吾心在威儀不在吾心始之自覺其蔽而與精微者遠繼之自忘其蔽而與精微者愈遠是豈我問學之當然乎故必有以盡之理介于公私而辨其私尤辨其公中之私理淆于是非而別其非尤別其是中之非蓋君子不能必理之精微者不流于闊略也而能使理之闊略者復于精微不能使理之驟復于精微也而能馴而致之使復于精微則安在優優之在聖人者不可于吾心精微中見之也哉

以尊德性道問學為經以洋洋優優二節為緯以君子疑聖道為質皆大家器具此獨用來精緻何也只是體認親切

致廣　陸

敦厚以崇禮

張永祺

君子有全能、內與外交盡者也、蓋厚藏於內、而禮彰於外、敦以崇之、而修凝之功、有弗全者與、且自夫婦之可與能也、是固道體之黑呈焉者也、然豈徒付之自然乎、于其天者全之、于其人者盡之、內外之間、誠不可不致詳爾、夫淳漓之異、心不任受也、雖劇我者日至、而有感于內則油然不已之念、自篤摯而可思、不有所謂厚者乎、損益之防、功非加強也、雖範我者自詳、而有動于外、即委曲繁重之數、皆周旋而莫易、又不有所謂禮者乎、君子之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因其本然、而培之使弗失、勉其未至、而謹之使弗渝、喜怒哀樂之情、藏于中者不待外益也、得無

久而漸喪其初乎惟淳固以守之天地中和之德與吾心相通而不見其有損則厚者敦矣而動靜之交猶懼其以徑情往也必于禮儀威儀之發見者持而循焉和易而不至于蕩莊敬而不至于睽行其所必然而範圍于度數之中當無有弗崇者爾忠信恭敬之質根於性者不假外求也得無漸而遷于習乎惟存誠以養之萬物純粹之氣與吾心相守而不見其或移則厚者敦矣而踐履之際又恐其以任質敗也必于三千三百之散殊者率而由焉大者經曲等殺之宜細者言行舉動之事行其所宜然而簡束于準繩之內當無有弗崇者爾蓋薄于內而飭于外是無本之末無以為載道之基也固有者已全而加功于所未能則立誠以宰羣動之原道德因之而克復略于外而專于內是無用之體無以為行道之器也有餘者勿失而交勉其所未足則躬行以裁從心之化品節由之而詳明修凝之功尚有不全者哉

惟敦厚纔可以崇禮此即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之說也然天下有一般人寔是敦篤純朴然或箕倨不以為非故敦厚又不可以不崇禮似此講來兩層意思都到以字自有安頓却無後來講章穿鑿之謬是顛撲不破文字

敦厚　張

敦厚以崇禮　戴旭華

極修凝之功、有內外交盡者焉、夫道非本不立、無文不行、敦以崇之、而道凝于厚與禮矣、且道之大、既屬于聖人、必其德誼進于醇深、顯庸出而建物、宜千百世行之而無弊已、然尤有所待者、何也、龐固有所必滿（此題）（羅清此渾穆豐瞻之文）挽風氣之趨者、反本則貴惇庸有所自大、制運會之權者、增華乃榮、是以不能不待乎情深文明之君子也、凝道之功、可得竟言之、道之翕而專也、君子內觀吾性、不得載以浮薄、為無以赴其質也、故著誠著慤、獨先除其貞幹之本、道之弘以備也、君子外觀吾學、不得高言玄淡、為無以章其數也、故貴多貴少、乃遂煩其會嘉之節、于是厚與禮之不可偏

（堅凝而貴重）

廢而敦以崇之〻有由然也有生之初亦具淵体然虞其弱而易迁也（道中曲折以頭往）（蓋出之）為之去偽以達其誠釋回以增其美如是乎敦矣率其至性一往而深何以素履猶錯不免愚忠愚孝之訊豈非節文之未審欤升降不可以無等秩之以隆殺進反不可以無度嚴之以檜袺體乎事以為崇者又（時事二長亦益括）立于無可議也此君子所以為式度焉耳馮生之倫亦有朴心然惧其褊而未大也為之植恒性于降衷察保合于各正如是乎敦矣本其天懷以進淳風何以治烈所垂猶多因陋就簡之畧豈非品則之未昭欤書契不可以治唐虞深其事于衣裳緼瑟不可以治三代詳其制于醢醢貞乎時以為崇者又極于無可加也此君子所以為藝極焉耳而後知非敦之不可以為崇也禮之制嚴而多辨所以達內心也樂其辨而無以主之故一變而為刑名再變而為法術禮又為天下裂矣唯敦以為崇者酧酢之際行以仁心拜稽之中將以愿質而天下于以食平康之福愈知敦之又不可以不崇也厚之名美而可居所以昭德產也恃其美而無以文之始則流為清淨戀則病于縱弛厚又有不可言矣由敦以及崇者忠信可以質神明陶匏亦見天心茲惠可以洽嘉師刑賞亦歸忠厚而天下于以仰宰制之尊自是而質文並建而物自命而各自定發育者以此也內外交盡而天在人中人亦有天事峻極者以此也此聖人所以待而道所由行欤

（以字有此互發沉徒曲色）

非敦厚無以崇禮。而敦厚者又不可以不崇禮。此與上四句。每句中都有兩意。自隆萬以後。有側重崇禮者。謂厚者禮之意也。故敦厚即所以崇禮。一順說下。則此句獨即有一意。與上四句異矣。推其病根皆原于老章之說。以禮為忠信之薄。故艾千子直斥之為一字不通。非激論也。文能洗濯此病。而又出之以高華。尤難。

敦厚以　戴

王天下有　全章　江同淇

寡天下之過于一身。全乎居上之理者也。夫君子實有以善厥身者。而居上之理乃全。不然。何以寡過于天下哉。詩言可相發已。且王者亦起在位。功名之顯懿不勝紀也。而考道者恒樂進以學問之事焉。蓋主術端而後有風俗。皇極建而始協庶徵。于此履盛美而發榮號。取之一人之疾敬而有餘耳。以所稱居上不驕。孰有大于王天下者乎。天子為天下肅紀綱。則典章不得意為裒益。然辨定出于維王。自足示寰海會歸之極。朝廷先天下昭法守。則彝憲不敢私為更張。乃畫一遵于天室。自可消臣民僭忒之風。三重之道。惟其有之。有不寡過于天下者哉。蓋稽

蔡把不驕

隨風轉柁長年中神手

其時〻莫優焉既不若無徵者之予人疑稽其位〻莫高焉又不若不

兩岸猿聲啼不盡輕舟已過萬重山

尊者之予人玩時隆矣位高矣遂可晏然而致信從乎君子曰末也吾

有身而不能協幽明之撰遑計天下吾有身而不能立古今之準遑計

點次古劾

天下故其為道也以身為端以庶民為驗與三王同其施與天地合其

德與鬼神符其化與後聖一其理皇哉興王之盛業振古之隆軌也然

如水之赴如弩之張此所謂机也勢也

非實有是知天者而何以無間于冥漠乎非實有是知人者而何以無

隔于世數乎蓋自是寡過于奕禩而世法世則人以為服教畏神君子

掉寡過抱不驕

仍以為朝考夕糾也自是寡過于一時而有望不厭人以為無侮無拂

俱有法

反收最道振而幸亦古從

君子祇以為無畔無羨也藉非然者德之不建民之無援而欲使頌聲

洋溢與世無極則彼振鷺所云彼此咸宜而庶幾永譽者何以稱焉是

知盛勢持以小心乃以斂錫表蕩平之應條名致以懿德愈以遒駿彰

顧畏之忱不驕之義亦略可觀矣

轉側脫卸詳略正反處極得駕馭之法宜翫步〻不脫不驕此文

之把柄也

五天 注

王天下有　節　陸龍其

中庸申言不驕之義、惟能盡制以寡過而已、蓋三重、王者治天下之制也、有之以寡民過、斯之謂不驕也乎、且所貴乎居上不驕者、豈徒以一心之謙抑也、蓋實能以其心周乎天下、而天下之法制、于是乎定焉、天下之風俗、于是乎成焉、一人在上、而四海同風、非服乎其法、亦服其心之不驕者而已、故嘗為王天下者思之、王天下固莫重乎議禮制度考文也、然是三者、孰不有之、亦孰能遽有之、何代無法、而私心以損益者、其法常為天下之所輕、是猶之無法也、何代不重其法、而任意為因革者、其法為天下所重、而究為天下之所輕、亦猶之不有其重也、有如不

（即提出有字作主）

（剔重字却都是剔有字）

驕之主立于上兢兢焉知三者所以一天下之耳目而不敢輕視乎天下因不敢輕視乎三者聖也而忘乎其聖貴也而忘乎其貴以天下所當制者為天下制之可因可革而未嘗任乎其意則布之章程者莫非天地萬物之理洋洋自著也斯誠能有之者矣抑知三者所以齊天下之心志而不敢輕之以啓天下之玩亦不敢輕之以致天下之擾有得為之勢而不遽為有得為之位而不漫為以天下所當創者為天下創之可損可益而未嘗任乎其心則垂為典則者莫非禮儀威儀之理優優自見也斯誠能有之者矣而此時之天下亦甚嚴肅矣哉天下之習尚不齊而示以正大之典則莫敢不稟今觀于王者之法若是其正大也猶有出於自用自專之過者不亦寡乎抑此時之天下亦甚樂易矣哉天下之性情不一而予以中正之制則莫不知慕今觀王者之法若是其中正也猶有蹈于生今反古之過者不亦寡乎是則天下之風俗莫非一人法制之所維持而一人之法制莫非一人心思之所經畫則甚矣不驕者之可思也蓋上一不驕而化及天下如此

先正傅夏器作重王天下三字顧雲鴻作重有字張以誠作則特拈重字看來還拈有字者為是若止拈王天下只是制愚賤反古之意不見不驕之意若止拈重字則何王不重此三者豈皆是不驕之君子自記

做得有字徹方是說為上不驕若重拈王天下與重字仍只是為下不倍中義耳須知有字中已具本身六事在裡不是後方增出

王天　陸

質諸鬼神　節　閻若璩

疑惑去而知見以一身達天人者也夫天人之理甚微矣乃質而無疑俟而不惑而天與人皆達焉君子之知亦何神哉且王天下者建承天之統而操人治之隆此非可以昧昧之身相為測度也故昭事匪遥惟本所自然以參之彝常不替惟本所同然以晰之斯微顯一致而君子有持達之能焉三重君子亦既不謬不悖無疑不惑如此此可不言天地而竟言鬼神矣言天地亦言鬼神固以見天地有統乎鬼神之權言鬼神不必言天地實以見鬼神有精乎天地之理蓋天地處其著而鬼神處其隱也於其隱者而無疑更復誰能疑之者此可不言三王而竟

從天地三王反覆相通貫處以合為雖明快

言百世矣言三王復言百世固以見三王有先乎百世之模言百世不必言三王正以見百世有備乎三王之事蓋三王為其已然而百世為其無據也于其無據者而不惑更復誰能惑之者夫然而天之為天昭昭耳惟冥端以求而我乃若與天貳之我與天貳之亦將天與鬼神貳之矣自君子以身為質而覺精微默運天道之一陰一陽即吾身之曰（講知天人極其精切正）明曰旦也吾身之一進一反即天道之為盈為虛也始焉有陟降之望（見不矯之知）終焉有帝謂之通殆不止夫窮神而達化也已蓋鬼神者天之極也夫既質諸鬼神而無疑矣而烏能不斷斷焉信其為知天也夫然而人之為人昭昭耳惟經情以過而我乃若與人分之我與人分之亦將人與人皆分之矣自君子以身為俟而覺志氣潛符後人之一事一功即吾身之之綱之紀也吾身之一文一質即後人之克柔克剛也始焉有各肖之處終焉有相治之端殆不止夫遐稽而遠覽也已蓋聖人者人之極也夫既百世於聖人而不惑矣而烏能不斷斷焉信其為知人也

說鬼神百世則天地三王已在言內分得明方承得全合得一方撒得脫全於前半疏洗得力○此章重在三重之道本身以下是所以有三重者六事平列未有側重本身意然不驕根源却在本身內故拈來無害

質諸　闇

大德敦化　陳必成

推德於不可見、必進觀其大而始盡焉、夫天地之大德不可見、而有其化、則必有其敦化者、其德之大固可思也、今夫論天地者極浩渺而無所紀則必進而推之曰此其出必有本猶之觀聖人者探功施而無所指則必究而思之曰此其應必有原夫其本原于何見乎吾由小德進窮之、而更思夫所以並育並行者蕃變通乎上下功莫盛于此矣而君子猶渺之以為茲其小者爾則其大者當不知何如也夫天下實者有盡而虛者無盡吾則觀乎其虛者覆載凝于高厚功莫積於此矣而君子猶外之以為茲其流者爾則其敦者復不知何事也夫天下著者有

（何其雋逸）（反借奇奇）（從上句出得法）（深忠出）（之了肰）

窮而蓄者無窮吾則言乎其蓄者物必有所取也而後有所與天地更無物足當其取者而物亦莫不求其所與迨物受天地之與莫不如其意而止而天地亦不至傷其意而後止則大德之渟蘊奚量乎事必有所作也而後有所應天地更無時可見其作者而時亦不見其有窮于應迨時受天地之應且莫不盡其量以為快而天地正以不盡其量而已快則大德之含弘何盡乎或謂靜而後闢翕而乃張散斂之各半也德固善養其材于無竭歟然此可謂之化而不可謂之敦化也夫事不難于發而難于收以燦然莫量之勢而忽能藏其形於無盡是非有大力者固有所不能矣或謂陽有資始陰有資生一氣之必達也德固滋息其端于元長與然此可謂德之化而不可謂大德之敦化也夫事孰從其無而生其有以寂然既盡之時而忽能引其端于莫禦是非有積強者益有所不能矣審理不于其既見量勢先測其所生進乎大德盡之矣

刻畫無不雋妙

逐字挑清

拈盡敦化二字徵密義

悶窒題寫得恁雋恁快天下更無悶窒題患矣其訣只不用圓熟法門耳或議其不根並育並行渾做大意此不識文義者也化字敦字大德字字分明那一句不是並育並行只管叫喚他則甚此正近來惡習不知實做之法能者辨之

大德　陳

大德敦化　劉廣譽

進稽德體知藏於本者裕矣蓋德烏乎岐而大之有克敦其大者而又何小之非大哉今中庸尊聖人而引夫天地夫乃為之悉其數復悉其理矣然數其易盡而理其不可盡也謂一事不予一理而理不勝遺謂萬事必予萬理而理又不勝紛矣吾乃因川流而憬然曰此小德之示人不測者其有故也物之樊然者甚多也能為多不能為少夫孰知多之制於少者多與少亦未有極乎時而出之不竭其蘊殆以為有從來焉其源長也道之芸然者皆動也能為動不能為靜而孰知動之根於靜者動與靜俱未可名乎即而求之不得其處殆以為有自始焉其息

根上句說入清快奇法

深也均此一德而存〻者甚神統見為化而淵〻者不匱惟大德其敦化乎天下其日積之區也積之久而變通者出焉不累於積矣不累於積而天地為甚逸不累於積而累於化焉天地毋乃勞乎乃運此者何恢〻也而資始資生者夫誰得而象之運會多易窮之慮也慮其窮而生息者繼焉不終於窮矣不終於窮而天地不可以歷數紀不終於窮而終於化焉天地不幾以時日待乎乃裕此者何亹〻也而以貞以寧者又誰從而究之且人自有生以後日相勝而未有已者天地亦不能冥之於所無但此中自無而之於有必有備也故馳騖之經營雖不盡亦盡德淵之包舉雖盡亦不盡不盡之德〻乃大焉日在人耳目前者實不在人耳目前也夫豈係分給之勞乎理亦無名可受惟相習而與以觀記者雖天地亦不能必之於所成但其中相成亦不以相效誰宜主之故事之可以臆計者知其功而知其德事之不可以臆計者不知其功而烏知其德不知其德〻莫大焉即使善謀者謀不及此善謀而肖者亦肖不及此也夫豈同推測之事乎由后而可溯先物〻能予以自命非虛無以切理隨動而有以自全天地不誠大哉

敦化不可見只在川流處見之天地間燦然可指者都是川流其所以往者過來者續日出而不窮者必有敦化者在耳語〻從小德看出大德來便得竅會而文氣亦自沉酣

大德　劉

大德敦化　趙炳

觀化所因敦見大德之不德焉夫人日在化中則亦相與德之已耳抑知有敦之者斯為德之大哉且夫人與物皆為天地所生而不能言其所生之故是且不知造化焉知造化之又有其原本哉抑思生于吾前（正在可見處得其不可見）者孰出之吾不能窮其所始存乎吾後者孰留之吾不能測其所終豈無恃源而往者乎吾言小德之川流亦足見天地矣雖然本一氣之流行而鍾之為物別之為萬斯已渺矣而皆無所薄其中各有大造存焉（化字即川流中看出好）則億萬物分之而其不分者彌覺其含弘共一理之周流而積之為古易之為今斯已變矣而終無所動其中各有終古存焉則億萬年散之

而其不散者愈形其萬摯蓋大德敦化乎造物之事日在人間非人間所能知也故人于耳目手足之故猶多不解何況百族之繁不知天地之氣人見其出而不見其入特以物之久者見化之長暫者見化之短而造物初無長短為其出之不窮以云厚也乃欲計其所厚之以何為量而古今不能也斯厚之至已化工之巧出于無心非有心所能肖也觀天地于春秋榮落之候一夕而遍誰傳六合之遠不知天地之運人能見其定而不能見其虛特以物之往者謂化之故來者謂化之新而化工初無新故為其久之莫測以云深也乃欲窺其所深之以何為底而古今不能也斯深之至已人或謂化機來去于無形不知無形者人心之所能入有形者人心之所不能入而天地入之者也故不必言天地之中說居無事而推行是即此衆形之內于萬物為未者于天地必全其本此豈薄積所能幾乎人或謂玄化感通于一体不知一体者人心之所能動異体者人心之力不能動而天地動之者也故不必言天地之功說處大空而綱維是即此衆体之內于人心見其二者于天地嘗見其一此豈虛玄所能貌乎天地之大見于此矣即何疑于仲尼

故字正在化字上見非化則亦不知其為敦非其化之敦則亦無從知其為大德也深入令人不可思議淺出却又即在目前亦是有淵源根本不向枝流上討好修飾也

此天地之大也

○更○上○一○層○樓○

實指其大而天地可學而至也蓋天地之示人至矣即所以為大者思之而配天地者不可泛見乎今夫人未有不尊天地而貴聖人者而天地尤甚夫既樂有天地矣而致其俯仰之間則與化俱遷者亦與化俱冥而若不知有天地焉處於其際人何以上下千古而觀至人之昭曠哉乃今由小德大德以觀而歎天地之示人不可謂不至也理之虛者一焉而不可以為通而天地之德因物之仰而皆足當其在物各成其為天地而天地未嘗獨也體之實者往焉而不可以為復而天地之德因物之盡而愈有當其在物一如其在天地而天地未嘗分也蓋於是

○空○中○指○點○神○致○悠○然○

○一○眼○仲○尼○

○更○妙○故○不○必○補○出○仲○尼

熊伯龍

而知其所以為大也習其大而忘之者莫如天地乃進而詳焉疇為〻之而分庶物知仁之體疇為〻之而司萬世消長之機然後知吾之所見為天地者可量也而未可量也從其迹而觀之或有積終身之學而不能悟天地之心者矣孰與求諸此者之為彰明也歟見其大而震之者莫如天地乃進而詳焉非實有其所以然而未生之天地高深何以起非實有其所以然而既生之天地敦龐何以留然後知吾之所見為天地者不可盡也而可盡也從其變而觀之或有舉當然之觀察而等諸六合之不議者矣孰與求諸此者之為簡易也歟是故天下有學天地而未至乎天地者而不可謂不及蓋天地實有此覆載之理而分量之莫齊不可強也吾將推天地而使之與人遠者以此[illegible]學天地而即至乎天地者而亦不可謂之過蓋天地惟恃[illegible]以[illegible]體用之克協不可誣也吾將引天地而使之與人近者以此也知此以言天地而吾之以仲尼註論也夫豈徒哉

（此字點波綠皺）（都在神氣中）（說仲尼不止說）（仲尼妙）

題之精義在所以為三字而神氣在此之也三字於神氣中探討出精義來使人咀味不盡淺手張眼止見天地大三字用盡巧道仲尼只在外面如何道得一句著

此天　熊

此天地之　一句　鄒弘

明天地之大而聖人之大不待明矣夫大天地而不知所以為大則天地隱而言天地者亦隱觀此而曉然于天地不即曉然于聖人哉今夫擬聖人者無以擬之則必高舉其說而形之曰天地擬天地者無以擬之則必槩舉其義而稱之曰大夫大非不足以盡天地然不明其大之故而僅予以大之詞則且無以盡大之義而又何能以大盡天地也故吾恒思人立于天地之中終日戴天而不知天之大終日履地而不知地之大此其人于天地無與耳即終日知天之大而不能明言天之大終日知地之大而不能明言地之大此其人于天地猶之無與耳蓋天

超忽不可方物

地之大非漫然而大也必實有為大之處不得其為大之處而隆隆然徒奉以大之名彼天地本自大何藉于人之奉之而後大也哉惟得其為大之處而後論德而不論功而天地之大快然于人耳目間即論德而兼論功而天地之大愈快然于人耳目間也而天地之大為何如也天地之為大亦非漫然而為大也必實有所以為大之故不得其所以為大之故而巍巍然加以大之稱彼天地何嘗不大人即不以大加之豈有損于大也哉惟得其所以為大之故而後徵道而不徵事而天地之所以為大躍然于人心意中既徵道而并徵事而天地之所以為大愈躍然于人心意中也而天地之所以為大又何如也或謂隆古之天地盛之數餘于衰之數近古之天地衰之數餘于盛之數然可謂天地所處之數有盛有衰而不可謂天地所處之盛衰有大有不大是天地之大歷數之盛衰而大不改也苟非有主乎大者何以能不改若是也或謂天地數際其盛有人焉以贊之則愈成其大天地數際其衰有人焉以持之故不失其大然可謂天地之大得人以成其大不可謂人成天地之大大非天地所生之人是天地能自大又能生人之大而大不息也苟非有統乎大者奚以能不息若是也故吾觀于天地之無不覆恃以至小德大德若此而後曉然曰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大豈可以易言者哉知天地則知仲尼矣

（快甚所以為三字極醒豁）（都是此之也神氣）（橫一說豎說無所不可）（豈說到仲尼卻不是我補）（更妙）

胸中是仲尼口頭是天地若要語句外尋出聖人來便是下等夯貨此種文極能生人智力

此天　鄙

寬裕溫柔　八句　張玉書

悉舉至聖之君德雖未及天下而無不足也夫臨天下之德不一而至聖則皆足也容執敬別惟其能之乎且一人首庶物而為君則庶物之待治者非一事而謂有餘之勢嘗在天子何歟與衆共見者馭世之理因乎權不與衆共見者敷政之原具於德天下雖大早攝於一人之心而不憂其或竭矣夫至聖聰明睿知之中無德不備即君臨天下之道無德不全也德膺上帝之錫而修身以立極必于原諸學問者裕久大之施德統人性之同而盛業之并包必於徵諸類應者明帝王之量試舉其能事觀之聖人在上而天下賢愚貴賤賴以竝生非仁以臨之安

能有容惟大度養國家之和包荒者寬也而從容則裕好生立民物之命和平者溫也而下濟則柔仁德之在心康保不已足乎頌無疆者無俟懷遠招攜之日已聖人在上而天下綱紀法度賴以創建非義以臨之安能有執惟奮於始者不辭難其發也莫樂而其強也有為圖於終者不倦勤其剛也勿撓而其毅也可久義德之在心制事不已足乎頌神武者無俟戡亂耆定之年已聖人在上而天下羣臣士庶奉為典刑非禮以臨之安能有敬惟心志一而齋神明肅而莊天子之貴不驕也酌損益而中去黨偏而正絕物之才不恃也禮德之在心競業不已足乎頌有嚴者無俟明堂郊廟之會已聖人在上而天下政教章程視其裁斷非智以臨之安能有別惟經緯之必章度數之必紀文且理焉而無顯不稽也視聽之不疎左右之不眩密且察焉而無微不晰也智德之在心區畫不已足乎頌明哲者無俟審幾觀變之餘已濟天下以慈而慈慮其姑息任天下以勇而勇憂其擊斷至聖何柔剛弦克哉肅天下以體而持大體者或遺細行周天下以識而識衆務者患無小心至聖何欽明兼治哉此德之川流者也

小德川流正在分處用一籠統寬套好聽語不著此是先輩料實頭有力量文字而今人則或反以為板也

寬裕　張

溥博淵泉　節　　莫重光

惟德之有本而出者故得其時焉夫出之惟時者以其中有至足者也非溥博淵泉而何以為小德之流哉且夫論人之厝施于外者則必觀其存主何若為可信也天下豈有離體為用之至聖必待考之存主而始信之哉然必有所以藏至聖之精微者而至聖始因以顯其用則又可合內外而觀之矣夫有聰明睿知之資而見其容執敬別之德凡此者皆至聖出與天下相治者也今夫人之未至于聖五德間有其一端亦可以出而馭物而茅無能備以出之也乃至聖出之無不備焉者則何也今夫聖之未臻其至五德漸具于其躬亦可以備出而立業而猶

翻得明白周匝

方是上五五字

推原一步語

未至乎時以出之也乃至聖備以出之而又無不時者則何也顧其未出之先若是乎溥博也若是乎淵泉也夫乃可以觀時出之宜矣人君用寬用嚴而迄無功者不赴所期也其所以不赴所期者中無所蘊而參錯以倒施也若至聖之蘊諸中者大無際而深不測亦云條貫之至矣于是循序以布則自有以適赴其期而何至逆節焉人君用質用文而卒莫當者不通乎變也其所以不通乎變者心無停蓄而急舉以自功也若至聖之蓄諸心者取不遺而生不匱亦云遵養之素矣于是乘會以動則自有以達通其變而何弗利導焉此以言乎義利之無方也治天下之道無定數而吾之所據者亦有定則不可以終日故溥博者無遺之稱也其理無遺而後其應無方即至禮明樂備萬物以為盡出其藏而返諸至聖所性之合弘曾足當其毫末也哉抑以言乎事理之即新也治天下之道無相襲而吾之所存者已若襲則不可以相禪故淵泉者不已之機也其生不已而後其象日新即至反經革故萬物以為盡出其奇而返諸至聖自心之平易抑何嘗離其本分也哉是故至聖之心有大本焉即終古不出而非稿也有大道焉即終古時出而非浮也何者殆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者也

只在用處說是小德川流

若理刻據

時出後仍是溥博淵泉妙

卓然

此章言小德川流然必說到溥博淵泉者猶言恕便離不得忠之意也須看其用筆側卸處只向外面切用上說得明爽而裡邊道理

極其精深。他人合〻翻〻。將溥博淵泉。在黑闇中模索。不知盡落陰界。

溥博淵　笠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陸龍其

觀聖德之積中、無意於出而出不窮矣、蓋德積於中、而自達於外也、至聖之溥博淵泉、而有不能時出者哉、中庸述之以明小德川流曰、德之在至聖者、足乎內而未嘗有心於外著也。然內之有其不可量。而外之自有其不可窮。則至聖之業。無非至聖之德矣。我得因其至足者究觀之、聚天下紛賾不齊之理。而皆於至聖之心統之。謂是統之已乎理不原於內者非至聖之德理不達于外者亦非至聖之德。極天下變化不一之理。而皆于至聖之心備之。謂是備之已乎內之有一理之不全非至聖之德外之有一理之不宜亦非至聖之德。是故周徧而廣濶者其

○只○如○白○話○而○理○足○氣○達○思○泉○謹○慎○文○字○

德之中涵者也蓋理之在天下者居其偏而在至聖者獨居其全不待（在上文足以中看却是）充之而無不充也以為溥博誠溥博矣而由溥博而出者何有窮耶靜（言天道）深而有本者其德之內蘊者也蓋理之在天下者居其流而在至聖者獨居其源不待積之而無不積也以為淵泉誠淵泉矣而由淵泉而出者何有窮耶吾見充于內者既至則發之自有不匱之施故時當容執（時出）而仁義之德出時當敬別而禮知之德出在至聖固無心于出也而其（即上文老實講）自然而出者有然積于中者既至則措之自有不竭之用故有時以其德遞出之而遞出者固無不合於時有時以其德共出之而共出者亦（無義不出）無或失于時在至聖固無心于時出也而其自然時出者有然蓋自溥博淵泉者言之小德之見於內者也自其時出者言之小德之見於外者也而外之所見無非即內之所發則雖謂時出者即溥博淵泉可也（仍是以中看）自溥博淵泉之在內言之小德所以為體也自時出之在外言之小德所以為用也而用之所在無非即體之所在則雖謂溥博淵泉之外無時出可也甚矣至聖之德不可量也

（無義不出）

靠細註體貼上文鏤筋剔骨洗發殆盡讀來只如家常淡飯此至文也知者鮮矣人能說小德之充積發見却不能說出天道小德氣象來其見處又高

溥博　陸

凡有血氣　配天　趙炳

極言尊親之應而知聖人與天同量也夫言尊親者至于凡有血氣而盡矣非聖德同天何以屆之中庸之以天道言聖人也往往稱天以大之然恒多性命之詞而未及于形氣之事夫萬物莫不受形于天即莫不歸德于聖盡天下有形之類而天能使之為忘情盡天下無情之類而聖人又能使之為有情其量誠足以相等也我言聲名所訖至于日月霜露盡矣蓋風聲漸被自有敷天胥應之理然疆外之族豈無聲與聲不相通者何以天無聲而光靡不臨聖有聲而教無不達也盛名遠播自有羣倫震動之形然域外之廣豈無名與名不相聞者何以天無

（有形無情聚也有血氣得盡意致血折）（人借聲名）（刻出凡有血氣巧切）

天蓋樓偶評　中庸

天聖夾說取配字

名而物靡不載聖有名而物靡不傳也蓋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焉凡人未相見而相欽既相見而相悅者有所動也言血氣則冥頑不靈之物皆與焉其形雖動其心固無所動矣而玄德所感偏能入于不動之中不必賓其贄而咸于在上有仰望之思不必臣其人而咸于聖主有近光之意此豈復人事所能擬議乎凡人不相識而相畏既相識而相樂者有所見也言凡有血氣則幽遐不屬之區皆有焉其心不見其體亦無所見矣而休烈所流偏能被于不見之地人與人相儔而忘乎照臨之所自遠家與家相安而并忘乎瞻依之所自近此豈復下上所能

能深入而顯出是凡有血氣之尊親

叛扯不確

比絜乎吾乃恍然于向者高明配天之說也夫郊禘以祭其報觀察以盡其文古今聞尊天矣未聞親天也不知天之體日處乎物上莫敢不尊焉天之情日行乎物中莫敢不親焉故天大也夫山國望其封奠海國仰為朝宗遐方能尊聖矣未能親聖也然觀于封建而識君臣之義莫敢不尊焉錫姓而知骨肉之情莫敢不親焉故聖大也以是為配焉已耳物所不至而天至之天與物俱在不知之中天所不至而聖至之聖與天實有相輔之理非至聖其孰能之

天聖分說出配字

漭滉形容題便有漭滉套頭語誰能如此刻畫入細而又以雄闢出之

尼有　趙

朓〻其仁　其天　厲士貞

就無倚之心擬之、至誠未可名言已、夫其仁其淵其天、至誠之心何如者、而朓〻淵〻浩〻、烏足以盡擬之、中庸意謂、吾言至誠之能、而知其無倚矣、曷亦就其不倚者而思之乎、雖然、性體之高深莫可究、所可即事以會意、即意而名言者、未始不相遇于深微之中、聖功之神化未可幾、所可即意而通其意之蘊、即言而不一其言之情者、未嘗不引伸于擬議之外、吾曷以擬之哉、至誠何以能經綸大經耶、蓋有仁焉、骨肉之恩、粲而不殊、恃有至愛以相洽也、文貌之情、周而無失、恃有至敬以相守也、夫至愛者不忍之心、至敬者不敢之心、不忍與不敢之心合、而後

落脉緊切

倫得其理矣此大經中之仁也而至誠則更有其仁焉惟有聖心之真
方是天下至誠之仁　其字虛快
愛而後無所不愛以教天下之所為事者有聖心之真敬而後無所
不敬以教天下之所為事君者故知其仁也是以仁及一時而家室樂
寓肫肫精密
其和平仁及百世而尊卑仰其正大其肫肫何如者至誠何以能立大
愛敬中和易簡治天然的
本耶蓋有淵焉萬事得其序而不紊其常者恃有至中以統之也百物
當拄子語拈出便奇
得其理而不拂其性者恃有至和以保之也夫至中者惟一之心而至
和者大順之心惟一與大順之心合而後理統其宗矣此大本中之淵
也而至誠則更有其淵焉惟有聖心之大中而後無所不中以定天下
經權之極有聖心之大和而後無所不和以敘天下今古之宜敘知其
淵也是以淵淵源及一世而庶務斟酌者靡遺淵源及萬物而群動揆衆
者匪竭其淵淵何如者至誠曷以能知化育耶蓋有天焉陰陽之撰居
中以馭外者恃有至易以為體也動靜之幾體順以達化者恃有至簡
以存性也夫至易者大生之心至簡者廣生之心大生與廣生之心合
而後物歸其極矣此化育中之天也而至誠則更有其天焉惟聖心有
真易而後天下之易者歸之則範圍而不過惟聖心有真簡而後天下
之簡者歸之則彌綸而勿遺故知其天也是以聖心之天在當時則雨
暘寒燠司其序聖心之天在後世則平成樂利家其休其浩浩何如者
然非聖心之至實何以藏天下之至虛非聖心之至虛亦何以運天下

之至實哉故曰無所倚也

何以得此奇快曰惟的確故何以得此雄肆曰惟老實故○仁淵天在經綸三句看出其字在天下至誠看出肫肫淵淵浩浩在無倚中看出

肫肫　厲

苟不固聰　節　張紱

深贊至誠之德即知有所不易也夫惟至誠而後可以知至誠之道苟非其人豈易幾此乎中庸謂夫上天一錫命于人而天性之全已昭然於人之心志矣豈有示人以不可知者哉然性命之際惟造其境者能悉其形容稍有貳焉則是天之所以與我者尚在雖合之間而何由洞矚而無蔽乎吾論至誠推及于其仁其淵其天不獨為之難識之亦難變化無方而思實有所解以為之據非猶夫功能之在迹象可以曲引而旁通不獨行不易明亦不易神明內蘊而求確有所會以為之歸非猶夫事業之被天壤可以家喻而戶曉反覆思之苟不固聰明聖知達

○中庸原非不可知者此一句取得力○

○方轉得合○

○手合法○

○是上問即轉語亦是中庸三○

○十○二○章結語

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乎聰明藏于不露聖知養于不用固知是其微也
（這天句不落蒙解）
則夫在體質之中無異于在於穆不言之表吾亦不知其盡性至命何
（遠他反熟語氣）
如研索而後得此大約有之庶幾見之乎苟猶未也彼自遠于道者無
（苟不固三字深看一層方是）
當已即積漸以幾而未免未達一間焉吾猶慮其扞格而難入也聰明
不資耳目聖知不恃心思固如是其神也則夫在體備之後無異于在
人生而靜之初吾亦不知其明心復善何如微渺而始得此大約至之
庶幾悉之乎苟猶未也彼自絕于天者無論已即涵養既久而未免人
（方是至誠聖人地位中語）
域未優焉吾猶虞其惝恍而難名也蓋凡事可以懸斷而至理之萬深
不親嘗其分際終不能原始而會其微故聰明聖知用其偏端皆能遠
世而此則非人事代而天道絕者即有窺測並亦想慕之見耳夫豈窺
測之所能盡也哉凡事可以旁參而大道之奧眇不身歷其詣境必不
能探本而悉其幾故聰明聖知由其緒餘皆可證道而此則非體驗深
而天理全者即有指示猶然形似之間耳夫豈指示之所能詳也哉誠
明原一理誠不至則明必不極知行無二道行不純則知必不精甚矣
至誠之難言也
至聖章說發見處自表而觀其知則易故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至誠
章說存主處自裏而觀其知則難故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弗能知
也只是反覆贊歎至誠不是兩人事學究家將德與道糾纏殊謬得

此圓瑩了徹足以一洗塵垢矣○固字詁止訓定字意所不重俗說橫生別解是至誠上更有聰明聖知一等人而聰明聖知上又有能固一等人矣不可從也

苟不固　張

詩曰衣錦　全

馬世俊

中庸詳入德之極功而皆本於惡著之心焉夫以惡著者立心而闇然之道可進而詳矣雖極其至而豈有外焉且聖神功化之極皆自其心（是中庸提結是此章起頭）始也故其自己而及之於人者戒慎之念即已統中和之全乃其自人（對首章敘端）而進之於天者位育之功初不外率修之事今夫見於天下者道也藏（提明道德）於一身者德也道見而初非表暴之端德藏而仍有微驗之實吾嘗繹（二字有眼）尚絅之詩而知惡文之著乃下學之所以立心也存闇然之思持的然之戒而君子之道固可得而詳也（此君子指現成說）惡其芬腴也尚以淡惡其煩縟也尚以簡惡其紛雜也尚以溫君子所以成德也而學君子之道者亦可得（君子學君子而層分曉可以入德界限方）

清而詳也著於遠也必求其近著於風也必察其自著於顯也先謹其微學者所以入德也夫入德則德之在己者未有省察不密而存養能醇者也倘寬疾惡之防而欲飾敬信之迹君子何以內省克治而言動俱忘乎咏潛伏者曷不進而咏爾室也抑入德則德之感人者未有大法不捐而清靜可致者也倘矜勸威之權而欲見蕩平之化君子何以賞怒俱泯而萬恭自持乎咏奏假者曷不進而咏不顯也當是時蒸被在海甸而苞蘊仍在神明顯懿在皇躬而凝庥仍在於穆吾何以擬之哉擬之以聲色而無其迹擬之以倫類而無其似即擬之以聲臭之至微者而亦無其端也為之歌予德為之歌德猶不若為之歌天載也至矣哉以為道則至道也一為德則亦至德也關邪存誠而為己之意無一可分于為人窮神達化而人性之盡即已可幾于天命夫孰非惡文之著者有以正其入德之始哉

兩節工夫並進但一節密

一節耳如此則側重省察矣此語病也

不妄扯闇然作鬧便不入魔界而其中湊理更極分明筋骨更極鎚煉○首章從天命順說下來故戒懼在慎獨前此章從下學轉說到天命故戒懼在慎獨後對照首章起結最得大意首節只重入德不重君子末節只形容不顯不更推深皆見精密○此文佳處在搏挽整齊病處亦在搏挽整齊潛雖伏矣二節對奏假無言二節畢竟牽強失輕重之序而省察存養敬側之病亦由局法筆勢不得不然而

生也

詩曰衣　馬

知遠之近　三句　汪琬

為學貴圖其幾君子操功於知焉蓋遠與風不遽始而微不遽止也其幾可不審乎故君子於知勉之中庸言道往往先知而次行夫知也者（此即大學知先後之知非知至之知也）天與人交出其中而極其功於內求則固全乎人事矣使或貿焉罔察（下句與下文都微）將失其道之所自始與其道之所自推又安所稱研幾之學哉夫道之中有遠與近焉世之騖遠者祇知遠耳一訖于郊甸再訖於方隅則見（遠近等義皆確寔）為離于近矣夫遠之與近離也人知之遠之與近合則不能知也亦思（遍之字逗知字如燕燒飛花）彼遥遥者其原果安之乎之近也君子返而求之平心而察之則遠其（知字只此為的）究竟者非其訖始者然後恍然于道之中無所謂遠也非無遠也有遠（精當不支）（語氣）

之近在道之中有風與自焉世之致風者祇知風耳一被于行言再被於步履則見為隔于自矣夫風之與自隔也人知之風之與自通則不能知也亦思彼泛泛者其原又安之乎之自也君子返而求之平心而察之則風其外見者非其內存者然後恍然道之中無所謂風也非無風也有風之自在道之中有微與顯焉世之不復守微者亦祇知微耳或飲食之所不能喻或鬼神之所不能外則見為貳于顯矣夫微之與顯貳也人知之微之與顯貳而卒歸于一則又不及知也亦思彼渺渺者其漸果安之乎之顯也君子返而求之平心而察之則微其始基者亦即其廣通者然後恍然於道之中無所謂微以外之顯也非無顯也

縮住得峭　解胡突　風字確寔不似時　複語自古　此句中有倒換　妙能融化

有微之顯在道本無名凡遠近風自微顯之用皆可化而不有然其必不可昧也此中之曲折惟在獨知者之內求耳道更無方凡遠近風自微顯之質皆可存而不廢然其見必不可馳也此中之原流又在真知者之靜喻耳入德豈外是哉

要　方是知所謹

重在知字人所曉也然將知字說得深微便不是此知字只是下學立心之始見得箇為己門庭不錯從此好下工夫耳故云可與入德矣而下文乃言慎獨戒懼工夫也知字看得真三句語氣之虛縮自現而下文理脉次第皆得矣○風字就一身而言猶風度風流風采之風也時文錯認作風俗風化之風則與遠近句複架矣○第三句

裡外倒換固然。。必另作一番洗刷。則題脉添出波折。不是直下句法。固不若此文之自然安頓為佳也。

知遠　汪